

深度访谈— Faye Toogood 我是个“设计师”

来到 Faye Toogood 的工作室时，感觉很奇异，她助理早告诉我楼下是一个单车 Café，穿过走廊走进一个小小的电梯，一瞬间到了一个昏暗的工作空间。助理引路让我坐在一个像是雕塑的奇怪椅子上，刚好看到 Faye Toogood 在旁边长桌开会，说了好一会突然转过来说：“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原来她真人，竟然有点可爱。真是想不到。

撰文 梁家俊 KARCHUN LEUNG, 人物摄影 RORY VAN MILLINGEN

Numéro : 其实要定义你的身份真的很难，因为你的创作实在是太多元化了，既是静物造型师，也是艺术家、家具设计师，现在还有自己的时装系列。到底你有多少时间？

Faye Toogood : 是的，这很有趣，其实我一直只是在专注地做我想做的事，尽量不去考虑太多别人的想法，不是傲慢那种意思，只是说，如果我要去在意设计界、艺术界以及时尚界怎么看待我，这会让我动不了手，我将无法开始做任何事情。到最后我渐渐发现我可能是不属于所有这些领域的，我只忠于自己，这样更好一点。

你的室内设计是让我开始关注你的一大原因。

其实我也不是什么专业的家具设计师。我认为，交叉创意是好事，创意基本上都是相关联的。形成现在工作室的模式，最主要是有自由与生产的问题，从我们的角度考虑，如果我们没有接到室内设计项目，我们仍然能够以生产和销售家具或衣服维持生计，这种适应性实际上确保了我们这个工作室的生存，比如说：“OK，现在我们开始设计一个服装系列，再过一会，我们又开始设计一些家具……”而且我们工作室的人都来自不同的专业背景。

我曾经在伦敦东区的 Hostem 专卖店看到你的第一个服装系列，以及报废材料再利用的项目。它们都很棒。一般创作者搞创作时通常会有参考，而你所创造的东西更多是来自某种特定一致的风格。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背景吗？

其实我真的回答不了为什么我是这种风格，很多人也问我：“你是否有特定的风格或审美？”在

在我看来，我使用的创作语言是相同的，主要应该是来自我对材料本质上的热情。我学的是美术与艺术史，后来我想做建筑方面的工作，所以初时我一直与建筑师共事，但很快便发现这种方式不符合我的个性，例如我们花了两个星期设计的东西，要等 5 年才能完成，这实在让我受不了。然后一个朋友问我为什么不试试到杂志工作。而很幸运地，当我遇到《Wallpaper》的人时，他们竟恰巧在寻找一位造型师，于是我便对主编说：“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什么是造型师，但我知道，我非常喜欢你们的杂志，我喜欢你们的内容，喜欢你们对于东方西方平等的审美眼光。”然后我便得到这份工作。我仍记得我当时把素描书和一些收藏的物品放在一个旧皮箱里去面试。几年前我把这旧皮箱扔了，我即将在费城的现代艺术博物馆有一个展览，失去了这个皮箱让我感到很懊悔郁闷。因为那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人们对于物品的迷恋往往不在于物品的价值，而是物品所关联的某些记忆。

没错，这无关价值，我在意的恰恰就是这种与我切身的关联。这个手提箱里的物品能让我把感兴趣的事物一一展示给杂志社的主编。所以我得到了这份工作，突然间，每个月我有 10 页需要完成的杂志内页。刚开始的时候拍摄工作做得不是很好，后来慢慢上手才变得容易一些。8 年后，我离开杂志，因为我逐渐对平面图像失去了热衷，虽然我不断在构建拍摄的布景，但它们随之便被收纳入纸箱内，每当新照片出炉，我看

着它们，却无法被触动，照片给我的感觉是“死”物。而实际上，真正触动我的是装置与布景搭造与制作的过程。所以，我决定离开了那份工作，成立了一间只有 3 个人的工作室。

所以你现在还在做静物造型吗？

是的，我为一些时装秀或室内装潢杂志做造型，基本上就是布景设计与造型工作。我接手的第一个项目是 Dover Street Market 的 Comme Des Garçons 专柜，后来 Tom Dixon 也找我为他们 Portobello Dock 的店设计目录，口碑就是从那里做起来的，随后又接了 Vivienne Westwood、Kenzo 的时装秀……随着项目的增加现在工作室已经变成了一个 15 人的团队。我的工作室在 2008 年成立，并没有多长的时间，但我逐渐意识到我吸引许多我称为“不合群”的人，他们是从建筑专业转行的、产品设计出身的，甚至是服装专业出身的，大家都不想在一成不变的大企业工作模式下消磨殆尽。随着项目的增加，他们也从临时工成为了正式员工。后来我们突然接到许多家居、店铺或餐馆的设计委托，在我做这些委托的时候，我又意识到可以设计一些室内的摆设，所以没多想又开始了一个家具系列。我把设计放在伦敦设计周推出，想不到有很多买家，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难，因为我的规模还不足以进行家具生产、制造及销售，但就在这危机期间，Tom Dixon 给了我许多宝贵的建议，帮助我渡过难关。

你与 Humberto Leon 有过不少合作吧？

我们确实合作过不少项目，我很喜欢他，他是一





《10 Coats》, 来自Faye Toogood伦敦设计周特别项目The Cloakroom。

位神奇而开放的思想家，很棒的一个人，我很高兴能跟他合作。

我们这一代人随处可见大规模的仿照或复制而不感到羞愧，他们不认为这些是设计师的心血，可能因为互联网让一切“灵感”来得不费吹灰之力。

你说得没错，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症结所在，我不认为他们完全明白自己在做的是 100% 的抄袭。

你看你耗费了大量时间来设计一把椅子，但如果果不使出商业化手段，就难以维持生计。

在这过程中我明白了一件事……我的首个家具系列在 4 年前推出，一般来说，家具需要 2 到 4 年时间才渐渐让人与它产生联系，才会想购买它，想与它互动。这样的产品性质跟其他类型产品很不一样，例如人们会很乐意花 1000 英镑在一件衣服上，却绝对不会花同样的钱在一把椅子上。**是的，这样说来是有点荒谬。**

因为椅子是永久的，你衣柜中的衣服也许会丢失或常常替换淘汰。但人们一生也只会购买一定数量的椅子，甚至包括我自己……

你的工作只是为了能够表达自己，我能体会出你其实不只是热衷于时尚或家具。

没错，它只是另一种媒介、另一种材料、另一种工艺、另一种叙事方式或沟通方式，它甚至可以通过食物或气味传达。所有这些不同的元素其实都只是不同媒介的可能性。从设计师、创意总监、家具设计师、静物设计师、室内设计师，

再到舞台设计师，这一路走来，人们为我的作品贴上不同的标签，而实际上我最害怕就是当有人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只能说我是设计师，如果对方继续追问：“那你设计些什么？”而这便取决于我有多少时间来解释，一般我会回答：“哦，我就设计些家具。”然后对话就在这里止住了。因为详细解释的话可能要费上一番功夫了。**我可以理解你说的这些，但设计时装那真的是非常不一样的领域。**

老实说来我当时并没有多想。这只是一个愿望。我为伦敦市中心的考文特花园 (Covent Garden) 做了一个关于外套的大型公共艺术项目，他们想在伦敦时装周及伦敦设计周期间，在考文特花园做一整条街的雕塑作品。所以，我挂起了 50 条巨大的手工制大衣，每一件都挂着标签，描述了在伦敦不同地方出现过而如今已几近消失的行业和制造商，所以这其实就是一次对伦敦服贸和制造业的致敬。我和姐姐共同完成了该项目，她是一位制板师。那时，她已经为许多的高级定制工坊和时装品牌制板，她觉得她已经足够了，所以我们想：“好吧，也许我们可以携手做一个项目，那我们就做大衣吧，因为我们之前做过大衣，也许每件衣服能够体现一种服贸。”于是她的裁剪手与我的雕刻头脑组合，完成了这个项目。突然间我们想，如果我们尝试销售这些作品，会有哪些人感兴趣购买呢？于是有朋友说，你得把它们带到巴黎，因此我们在巴黎一家画廊做了展示，供买家参观。首个系列卖了 70 件，而最近的系列已经售出了 1500 件，这仅仅是 2 年的时间，老实说来完全是我意料之外。

所以现在时装已经成为工作室业务的重要营运部分了吗？

正如我所说，一直以来我都对这一块很感兴趣，因为我做过家具，家具是无法推动大规模的生

产的。我们的衣服在伦敦生产，每一件衣物的背后都附有一个巨型标签，列出了所有参与制作该衣物的人员。在购买过程中也会记录下店员的名字，然后当你买下它时，再写上你本人名字。其实，这并不是我们为了进入时尚行业故意想出来的噱头，只是因为我与姐姐共同做衣服的愿望，所产生的创作载体。

这就是为何你们的服装设计没有很强的季节性。我们的剪裁板型并非最前卫的设计，对我们来说，以前的制板师是我们的领导者，我们收集了很多以前的剪裁板型并存入档案库，周而复始。所有的生产都是在这里完成，差不多一半以上的面料是本地采购，第一、二个系列的全部面料都是英国生产，到第三个系列我们才开始引进了一些日本面料，我们对产地的要求并不是刚性的，虽然我对英国面料非常支持，但毕竟品种有限。

你目前正在进行的项目有哪些？

首先当然是下一季的服饰系列；还有一个与日本陶艺家合作的陶瓷系列，这是我们刚刚推出的项目；同时我还在做着一套房子的内装以及整体内观的改造项目，当中涵盖了室内九成的家具设计及挂毯挂饰等；另外还有伦敦的一栋房子在策划中，都是私人委托。暂时就是这些了。

你通常是如何做空间设计工作的？

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工作方式，从 2D 到 3D 的空间，中间牵涉的程序及工作很多，我必须不断学习很多相关的东西。你要思考人们如何在空间内移动，空间的感受性与功能性，这些曾经让我非常头痛的问题，现在居然让我异常兴奋。

老实说来，在比例上发挥创意听起来是很有趣，但我尝试过做一些相关的东西，但实在是让人很头痛。

巧妙地玩转比例是一件颇具趣味的事情，从空间、家具，到衣服，道理其实都差不多。

采访听译 JUN TAO，编辑 梁家俊 KARCHUN LEUNG



《The Stonemason》，来自Faye Toogood伦敦设计周特别项目The Cloakroom。